

流年记

行路不难

邵明媚

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

我没有到过蜀地，没有攀登过那些险峻的高山，不知蜀道究竟有多难。但是回想一下从小走过的路，可是挺难的。哦不，是小时候走的路难，随着年龄增长、岁月延展，路是越来越好走了。

小学四五年级，要到村北五里以外的河南村上联小。有两条路，稍近一点儿的要经过三个村子，道路窄而曲折；稍远一点儿的经过两个村子，道路宽且平坦。走哪条路都要经过一条河，是同一条河（濰河）的不同流段。河面宽度差不多，远一点儿那条路的河段水要深一些，近一点儿那条路的河段要复杂一些，坑洼比较多。我们走路上学，一般走近一点儿的那条路；家境好一些、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，往往骑自行车，就走远一点儿的那条路。

夏天怕下雨。一下雨，小路就变得泥泞不堪，无处下脚，或者下了脚就拔不出来，好不容易拔出来那鞋上已裹了厚厚一层泥。还要继续往前走，只好一次次沉沉地落脚，沉沉地抬脚……一脚一脚向前踩。夏天都穿凉鞋，往往还是去年的鞋，或者哥哥姐姐的鞋，本来质量就不好，又被穿过，鞋带通常已经断了，是妈妈用线缝起来的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黏踩，不定哪一下就只拔出脚，鞋子却深陷泥淖——鞋带再次断开。这下，只能弯下腰，费力地揪起来用手提溜着，赤脚往前踩。胳膊还要尽量斜出去，不让裹满黏土的鞋弄脏衣服—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路那么湿滑泥泞，能够保持稳定前行已是不易，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。

冬天怕刮风。顶着凛冽的西北风上学，真的很痛苦。棉衣再厚，也能吹透。妈妈亲手编织的围巾厚实温暖，足以遮住口鼻，只是哈出的气很快就被冻成冰，反而更凉。一旦拉下来，北风立马入侵，刀子一般在脸上划开很多小口子——那时的我们，脸上哪有不皴裂的？手脚耳朵上哪有没冻疮的？进到教室老师生的炉子暖暖的，回到家妈妈烧的炕也暖暖的，寒冷驱散，坚冰化开，身心舒坦，手脚耳朵却开始奇痒无比，让你坐立难安。

不论夏天还是冬天，那条河对我们来说都是痛的。雨季一发洪水，就别想过去了。别说河底的一个个深坑，还有那么宽的河面，单是这大大小小漩涡的湍急水流，就足以吓住我们，胆子最大的皮小子也不敢下水。我们只能在岸边站成一排，静静地等待，等待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，或者隔岸大声呼喊：“水太大了——别过来了——都回去吧——”看，老师都不敢过河呢——其实应该是怕我们有危险。想想当年的老师们，多么可敬可爱。冬天水瘦且结冰，过河容易多了。但水

深流急的地方，是不会结冰的，没有桥，人们就横一块木头在上面。木头滚圆不稳，走在上面本就颤颤巍巍，再加上风霜冰雪，我们过早地体会到过独木桥的艰难。

这条路一直走到初一，初二开始到乡（后来升格为镇）里上联中。也是西北方向，十五里。爸爸花50块钱从邻居家买了辆旧自行车，那种大金鹿，给我当交通工具。虽然我的个子长高了一些，但还是不能将屁股稳稳地安放在车座上，蹬左脚的时候身子要挪到左边，蹬右脚的时候身子要挪到右边，屁股也跟着左一右来回倒腾。不知道别人看我像不像一只正学飞的小鸟，样子笨拙翘起，或许也有点儿小可爱。

通往乡里的路，我们常走的有三条。经过大韩家、李家泊、崖后那条穿村最多、也最曲折，却也是我们走得最多的一条。一来线路最短，二来风景最好，除了田地、村庄、河流，李家泊和崖后之间是一个高坡，种满果树。春天鸟语花香，落英缤纷，夏天绿叶婆娑、清凉阵阵，秋天果语飘香、色彩绚丽，冬天虽然果树们落光了叶子，但还是能够很好地遮挡北风，偶尔会看到残挂枝头的冻果在风中飘摇。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行其中，四季的风从耳边刮过，有时温柔，有时凌厉，有时温暖，有时寒冷——我们曾经是在天地之间追风的少年啊。

下雨或下雪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走这条路了，因为上下坡太多且陡，一点儿小雨小雪就会让道路变得很滑。改走吕家庄、小于家、小韩家那条路，方向比较顺直，虽也有坡，但都是大长坡，坡度也不大，比较好走。雨雪再大点儿，我们就走大道（即省道）。虽然那条路最远，但是又宽又平，坡也少，再大的雨也会很快流走，道路会变得软一些，但不会泥泞；大雪天也不至于寸步难行，我们会顺着车辙走，能省不少劲儿呢。

高中我是在县里读的。县城在我家的东南方向，六十里，骑自行车要两个到两个半小时。我们好像从来没走过省道，一直走的都是经河头店、大小黑石埠、飞机场、冯格庄的那条路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都挺佩服自己：没有地图，更没有导航，我们是怎么准确地一次次走完那条路的？如果此时让我再骑着自行车，是否还能顺利地重走当年的路？我甚至都不记得打听过人，就那么走下来了。当然，这条路也有一段不太好走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“难过”的段子。一次雨后，我们走到飞机场附近，那里有一个落差不大却很陡的小坡。哥哥率先歪歪扭扭地骑上去，然后下车回头喊：“挺难过的，慢点儿。”

坡下的我们齐齐愣住：怎么突然就难过起来？这跟慢点儿快点儿有什么关系？大约三秒钟后，我们又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前仰后合的。哥哥不禁红了脸，笑着分辩：“我是说路难

过，不是我难过。”

“是天下雨，路有什么难过的？难道它也想哭？”同行的海燕笑着说。

“哎呀，我是说……是说……哦，路不好走，不容易过来。你们要小心。”哥哥舌头打了好几个结，终于说清楚了，可我们的笑声还没有结束。直到此刻手指敲击键盘，想着当时的情景，我依然乐不可支。

我家住胶东半岛，大学却在鲁西南，一千多里外，当然不能再骑自行车了。要先从村里走五里路来到大道边，等待去往县城的公共汽车，在终点站北汽车站下车，坐2路公交车到达火车站，然后接着等待，等到晚上10点半路上开往上海西的绿皮火车——那也是唯一一列直达兖州的火车。火车一路向西，在济南转而向南，家乡的丘陵山川渐行渐远，内陆的平原越来越辽阔。咣当……咣当……10个多小时后，火车抵达兖州。当年大禹定九州，兖州是其中之一，此时的它以矿闻名天下。一下火车，我们就被高大阔朗的兖州火车站震惊了。出了火车站，背着重重的行囊，穿过大大的站前广场，走进对面小小的汽车站，再乘坐公共汽车抵达曲阜，来到学校，在硕冠高树下接受夫子们的传道授业。这条路不可谓不遥远，不可谓不曲折，不可谓不颠簸。或许因为晕车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脚下的路，而是路上的气味儿：汽车的尾气味儿，火车上的绿色皮革味儿，长期不通风的霉味儿，脚臭味儿，汗臭味儿，厕所味儿，方便面味儿……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曾经就读的乡镇当了一名中学教师，周末骑着摩托车回家，原本骑自行车要一个小时，而今二十几分钟即可。道路两旁四处可见“要想富先修路”的标语，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：省道由沙土变沥青，村村通公路，交通工具也更新换代，自行车、拖拉机、手扶车变摩托车、电动车、汽车，绿皮火车变高铁，飞机满天飞……另一个烦恼接踵而来，行路不难停车难，我们每次回家都要几番寻找才能停下车。如今即使农村也几乎家家有车，汽车、摩托车、手扶车、电动车、电动三轮车……哥哥给母亲也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一生没骑过自行车的母亲，骑着这辆电动三轮车赶集、走亲戚，嗖嗖的，很是拉风。

常见电视上有采访，青藏公路开通，鸡鸣三省大桥横跨川滇，腊八斤特大桥横空出世……每次中国公路、中国高铁、中国桥梁开通，都会有当地人站在话筒前，憨厚朴实甚至有些羞涩笨拙地说着“感谢党感谢政府”。以前，听着这样的话，我会撇撇嘴，如今我会微微笑。

是啊，蓝天白云下，他们黝黑的脸上羞涩的笑，难道不是最美的笑吗？不是都说，中国道路通到哪里，幸福就传递到哪里吗？

开海的码头

李启胜

寂寞了一整个夏天的码头，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那份热闹。夜晚比白天更加热闹，它好似等了好久才得到登台演出的机会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憋着劲儿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就连一夏天无精打采的那轮月亮，此刻也像个精心梳妆打扮的漂亮女子，俏生生迎接着归来的渔船。

月光如水，伴着灯火明亮的渔港码头。那些卖海鲜的小商贩儿在码头两边用塑料筐子装着各种海鲜，有刚刚打上来的肚皮泛着青光的鲅鱼，有拳头大小的海螺，还有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鲜海蜇和在水里吐着泡泡的大螃蟹。这个小贩儿大声吆喝，鲅鱼鲅鱼，才摘网的鲜鲅鱼十五元二斤。那个小贩儿扯着嗓子喊着便宜了啊，小辫子鱼五元一斤。

拥挤的人流中，人们手里提着买到的鲜货，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满足。从小习惯吃海鲜长大的海边人，在漫长休渔期结束后，终于等到开海后的狂欢。

一艘渔船响着马达声靠岸，黑压压的一群鱼贩围了上来。船老大让船员从舱里搬出成筐的鲅鱼、带鱼，还有用绿色鱼笼网着的特容易跑掉的小八爪鱼。

还没等议价，那些鱼贩就急不可耐地把自己想要的海鲜，争抢着搬到冷藏车里，他们准备收购海鲜后发往外地。几个渔民从鱼舱里搬出好几筐虾爬子，受到惊吓的虾爬子在筐里乱蹦乱跳，似在跳只有它们才懂的“虾爬子舞”。船老大看着那活蹦乱跳的虾爬子，一脸兴奋，虽然面容带着疲惫，头发让海风吹得乱糟糟的。他捏起一个虾爬子，任它在手里拼命挣扎，对众人吆喝，这虾爬子带劲，可肥了，带籽儿。

几只海鸟不知是睡反了夜，还是让灯火通明的码头打乱了生物钟。在夜空里飞来飞去，似来瞧热闹。

刚刚卸下货物的船老大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，对船员说，弟兄们，今天收入不错，走，上岸喝酒去！

码头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变得冷清，不远处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声，又停靠了一艘渔船，也是出海打鱼满载而归，又是一群人围拢了上去。看来，开海后的码头一宿都不会安眠。

欢迎原创佳作，投稿邮箱：
ytwbtyj@126.com

欢迎关注「烟台街」V